

「空軍高階將領」回憶錄簡介(下)

· 葉文欽 ·

空軍上將簡述

北伐成功後，國民政府真正建立，也接收各地方勢力的航空武力，在抗戰爆發之前就有航空署，以後正式成立「航空委員會」，老總統曾兼任委員長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亦曾出任過秘書長。抗戰勝利還都，民國三十五（一九四六）年航空委員會改組為「空軍總司令部」，六十年後民國九十五（二〇〇六）年，又改稱為「國防部空軍司令部」。今參考相關資料，整理歷任上將總司令簡述如下：

周至柔（一八九八—一九八六）：保定軍校八期與陳誠同學，在黃埔軍校當教官，奉派出國考察航空教育，回國後擔任笕橋中央航空學校校長，民國二十五年出任航空委員會主任，是抗戰期間空軍的總指揮，民國三十五年空軍總司令部成立的首任總司令；民國三十九年出任參謀總長，是第一位空軍一級上將。之後亦曾擔任國防會議秘書長、臺灣省政府主席、總統府參軍長。

王叔銘（一九〇五—一九九八）

：黃埔一期，入廣東航校及蘇聯學飛行，是國民政府培養第一批飛行員。航校教官、官校教育長，中美混合聯隊參謀長，抗戰期間有實戰經驗的猛將，被稱為「王老虎」，在大陸時期為少將副總司令，來臺後才晉陞中將，民國四十一年接任上將總司令。「八二三砲戰」期間兩岸發生大規模的空戰，他正好擔任參謀總長，是真正飛行員出生的空軍一級上將；亦曾擔任過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，民國六十一年出任駐約旦王國大使。

陳嘉尚（一九〇九—一九七二）

：中央軍校六期入航空班，被迫認為中央航校第一期。赴義大利學習回國任航校教官，民國二十九年空軍幼校成立為教育長，大陸時期任北平區空軍司令，民國四十七年擔任空軍總司令。民國五十六年接任駐約旦王國大使。

徐煥昇（一九〇八—一九八四）：也是中央軍校六期入航空班，同樣

追認為中央航校第一期，赴德、義學習回國任航校教官，民國三十四年擔任中美混合聯隊副司令，民國五十二年擔任空軍總司令，民國五十六年出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。徐煥昇最著名是抗戰期間，曾率馬丁轟炸機東進日本投擲「紙彈」，比美軍對日本的行動更早。

賴名湯（一九一一—一九八四）

：中央軍校八期，笕橋中央航校創立的第二批飛行生，是為航校的第二期。畢業後跟隨高志航大隊長，抗戰爆發後，於南京空戰時受重傷，後轉為教育訓練，赴美接受指參教育，曾任駐英國空軍武官。回國來臺後，大部分時間在國防部參謀本部歷練，民國五十六年回軍接空軍總司令，民國五十九年晉陞空軍一級上將參謀總長，任期長達六年。

陳衣凡（一九一二—二〇〇八）

：中央軍校十期，中央航校第五期，曾赴美學習，民國五十九年由作戰司令直升空軍總司令，之後也曾接任駐約旦王國大使。

司徒福（一九一六—一九九二）

：中央航校第六期，也在志航大隊服務，民國五十九年任作戰司令，民國六十四年接任空軍總司令，民國六十六年出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。

烏鉞（一九一五—二〇〇八）：中央航校第八期，曾赴美受訓，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借調初創中華航空公司的總經理，回軍後民國六十六年，是運輸官科接任空軍總司令的第一人，他曾兩度接任副參謀總長，民國七十二年，長期擔任華航的董事長。

郭汝霖（一九二〇—）：讀過空軍機校，畢業於空軍官校十四期，曾是偵照六大隊大隊長，清泉崗T-1C型機的聯隊長，空軍官校校長，經歷中較特別的是曾擔任警備總部的副總司令，民國七十年接空軍總司令，也曾任總統府參軍長。

陳燦齡（一九二四—）：抗戰期間讀過西北工學院航空工程系，以第一名畢業於空軍官校十八期，參與過國共內戰的支援任務。民國四十二年被選為首批赴美接受噴射機換裝訓練，曾任三聯隊聯隊長、作戰司令，民國七十五年接空軍總司令，任內將原在臺南一聯隊的雷虎小組，移編到空軍官校的教官組，兼負起特技表演的重任。民國七十八年接郝柏村擔任參謀總長，並晉陞空軍一級上將，兩年任期一到無續任之意願，就交由海軍劉和謙（戰略顧問）接任。

林文禮（一九三〇—）：空軍幼校三期、空軍官校二十九期，「八二

三砲戰」期間曾擊落米格機，曾任志航基地聯隊長、駐美空軍組長（武官）及空總參謀長，民國七十八年接任空軍總司令。任內參與三型新戰機採購之重大決策，及反潛機、中型運輸機之採購，也首度開始招收女性飛行員。擔任總統府參軍長，於戰略顧問期間曾兼航發中心主任。

唐飛（一九三二—）：空軍幼校六期、空軍官校三十二期，T-104型機飛行員，駐南非空軍武官回國後，很快由聯隊長、官校校長、作戰司令，還當過國防部督察部上將主任，民國八十一年接空軍總司令。任內面臨三型新戰機之採購及換裝、空地勤人員的訓練等，並完成佳山基地洞庫運作測試。升任參謀總長並晉陞空軍一級上將，也是擔任國防部長的第一位空軍將領，並在政黨輪替後短暫出任過行政院長。

黃顯榮（一九三五—）：空軍官校四十期第一名畢業，T-104型機飛行員，四聯隊聯隊長、作戰司令，民國八十四年任臺籍第一位的空軍總司令，親赴美國主持第一架F-16型戰機接收典禮，持續新戰機之換裝、訓練及成軍，並遇到臺海兩次飛彈危機，主持捍衛臺海領空達三十九年的T-104型機光榮除役典禮，並曾出任

駐泰國代表（大使）。

陳肇敏（一九四〇—）：空軍官校四十三期，是郝柏村任參謀總長時，主動晉陞陸海空三位少將之一，擔任過東指部指揮官、官校校長、作戰司令，民國八十七年接空軍總司令，任內最主要還是持續新戰機之換裝、訓練及成軍，也是第二位臺籍人士擔任總司令，當過國防部軍備副部長。第二次政黨輪替後，民國九十六年擔任國防部長。

李天羽（一九四六—）：空軍官校四十八期，三聯隊聯隊長、作戰司令，特殊的是擔任過空總及國防部的國會聯絡人，民國九十一年擔任空軍總司令，兩年後即接任參謀總長，晉陞特別快，也是目前空軍最後升任的四星上將，民國九十六年擔任國防部長。

劉貴立（一九四三—二〇〇九）：空軍幼校七期、空軍官校四十六期，屏東六聯隊聯隊長、防警部司令，民國九十三年是由運輸官科擔任空軍總司令的第二人。因組織再造啟動，民國九十五年二月主動提前將空軍最高職位，交給上將司令沈國楨。

除上述十六位上將總司令，實施國防二法後，從民國九十五年二月起到目前七年間的空軍上將司令，有沈

國禎、彭勝竹、雷玉其、嚴明、劉震武（現任）共五位。「虎賁鷹揚」一書共介紹十位空軍上將，除五位當過總司令外，另五位升到上將者依序爲：華錫鈞（民國七十八年，總統府戰略顧問兼中科院航發中心主任）、趙知遠（民國七十六年，副參謀總長、國防部副部長）、夏瀛洲（民國八十五年，副參謀總長、國防大學校長）、王漢寧（民國八十七年，副參謀總長）、馮世寬（民國八十九年，副參謀總長、漢翔公司董事長）；應該還有其他升到上將者，如金乃傑就當過副參謀總長、聯勤司令和國防大學校長。

印象與感想

國父孫中山曾有「志在冲天」、「航空救國」的墨寶傳世，民國九（一九二〇）年在廣州成立航空局，（以後改稱航空署、航空委員會），也有與夫人站在第一架組裝飛機前的合影，這被認爲是國民革命軍最早的空中武力，也是我國空軍建軍之始。在全國未統一之前，各省軍閥也建立各自航空武力，如北京有航空署、南苑航空學校，而勢力最強則是張學良的東北航空軍，我國「空軍戰神」高志航大隊長，就是來自東北的飛鷹；包括以後中共認爲他們的空軍，最初也

來自「東北老航校」。蔣總司令北伐底定之後，民國十八年以中央軍校第五、六期爲班底，受訓成立航空隊的這一批飛行生，後來追認爲浙江杭州笕橋中央航空學校（抗戰遷到雲南昆明改稱「空軍軍官學校」）的第一期，這期的上將有：陳嘉尚、徐煥昇、劉國運（負責空軍撤退來臺之總策劃、副參謀總長）。笕橋航校正式入學訓練的第一批飛行生，則改稱第二期，這期有位來自清華大學的林文奎，是該期第一名畢業生，衣復恩將軍曾提及，高三時聽了他的演講，即決定投筆從戎；賴名湯上將也提到，是這位同學爲他們這組七位同學，口譯美國飛行教官的講解；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，林文奎作爲空軍司令（當時只是上校），隨陳儀來臺代表接收日軍的所有航空軍事設施。也因爲日本「向西及南進」政策，在臺灣大量建造機場，這才使得國民政府能在民國三十七年春，就先行派員來臺現場調查，接著陸續就先行將空軍全部軍力轉進來臺，奠定保衛中華民國百年來的命脈及發展。

「中華航空公司」是衣復恩將軍應蔣經國先生要求成立的，所有人員最初均來自空軍，特別是當時執行特殊任務的第三十三中隊人員轉任。衣

復恩將軍雖然不會在華航掛過任何職務，但後來的總司令徐煥昇、司徒福、烏鉞均曾擔任華航董事長，也有幾位副總司令如戚榮春等，後來亦轉任華航總經理。出任駐約旦王國大使的總司令有王叔銘、陳嘉尚、陳衣凡，這也是原因的，當年二十歲左右的胡笙國王來華訪問，他本身也是飛行員，對前往岡山空軍基地訪問很感興趣，後來國王的弟弟哈珊親王也常來華訪問，並與蔣經國院長建立甚佳的友誼。

外交部曾希望賴名湯能出使泰國，這願望後來由黃顯榮完成；另外羅英德晉陞上將後，曾擔任駐韓國大使。當年韓國的駐華大使金信，是空軍總司令出身，金大使的父親金九，是早年在華領導反對日本統治的革命領袖，金信亦曾就讀於我國的空軍官校。而中美斷交後第一任的駐美代表夏功權先生，也是空軍出身後來轉外交界服務，曾駕駛過總統的專機。

蔣緯國曾著軍常服，面見即將赴美的蔣夫人，他認爲當軍人能升到「中將」，表示已經很優秀了，因爲是否能升「上將」是總統的權限。不久總統發布命令：「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調總統府戰略顧問；蔣緯國調三軍大學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並晉陞陸軍

二級上將。」蔣緯國是極少數能駕駛直升機的將領，軍人要晉陞到將軍以作戰官科為主，學經歷是最基本的要求，文學校要得碩士、博士，軍中進修教育以前至少是各軍種的指參學院，現在最少要國防大學戰爭學院，最好是還能進兵學研究所；但就是學歷齊全，也不能保證一定能升到將軍，「機運」是很重要的不定因素。很多位升到上將者，均強調「戰爭學院」受訓的重要性，除與友軍建立協調的情誼，更使不少位空軍將領能在短短十年左右，就由少將甚至於上校官階，就能晉陞到上將的重要軍職；而過程中能在國外受訓、擔任駐外武官、及國防部各聯參的歷練，也是非常重要，如果能先出任副參謀總長的職務，再回各軍種接（總）司令，這可能是最佳最有助益的安排。

作為後勤官科的軍官，氣象專長的尉官、校官及聯隊長，還是有機會向飛行聯隊長、指揮官、司令、總司令面報天氣，特別是颱風侵襲發布警報時期。在個人空軍生涯當中，對後來當到總司令的長官，有印象者，是從賴名湯到劉貴立共十二位，曾有面報接觸的經驗。

在清泉崗美軍天氣室的氣象雷達，曾向自己前來瞭解的郭汝霖聯隊長

，介紹氣象雷達的操作及研判；在作戰司令部服務時，在AOC向黃顯榮副司令面報天氣（正式作戰會報是相關人員向司令或指揮官等長官一起簡報）；在一次於總部防廳中心值班時，向作戰署長陳肇敏提報颱風狀況後，他當即要我隨他再向參謀長面報。令我印象更深的是，空軍氣象中心成立三十五、四十周年慶時，陳肇敏分別以作戰司令和總司令身分，親自出席並全程參與，當時的副總司令李天羽、政戰部主任葛光越、作戰部司令馮世寬也陪同出席。

烏鉞擔任總司令到作戰司令部視察，在劉德敏司令陪同下，特別到氣象中心聽取簡報，能受到總司令的重視，王時鼎主任特別引以為榮；最近問到林則銘聯隊長，為何烏鉞董事長會請他去華航擔任主任秘書？他說就是一次「國慶預報」給他留下深刻印象，怪不得氣象聯隊出版「大氣現象與飛行」，華航立即要求同意加印當教材。

劉廣英當氣象聯隊長時，曾與各飛行聯隊協調，派三位氣象軍官到各聯隊與飛行員面對面溝通，我們從松山指揮部開始，一路南下各機場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屏東六聯隊，不但各飛行中隊派員出席，也要求作戰組

等有關人員也要出席，聯隊長親自主持講了很多他個人遭遇的實例，無非是強調「飛安的重要」，他就是劉貴立少將。

從事戰鬥、偵察、轟炸、運輸的飛行，在軍事上都是比較危險的任務，特別是戰鬥和偵察，在平時訓練時也偶會出事。我國在民國四十年代末期，就接收當時最先進F-104戰機，以保衛臺海領空的安全。黃顯榮總司令指出，曾有一百多架的這型戰機出事，折損很多優秀飛行員，但只要曾經待過清泉崗、新竹、桃園基地，不管飛行員還是地勤人員都喜愛這型戰機，他的設計人就是J-2、SR-71的Kelly Johnson。

我國有很多位空軍總司令，就是出身自F-104戰機的飛行員。最終能當到（總）司令，除是個人的成就光榮，更是全空軍的代表，因（總）司令都有任期，有機會在任內風光的「成軍典禮」，亦是多位前任（總）司令的心血付出；現任在位者為本軍的建軍規劃爭取立項，將來就會把風采留給未來的（總）司令們。除非爆發戰爭，否則不管如何？在平時「飛航安全、全力以赴」，絕對是（總）司令也是全體空、地勤官兵的重責大任。